

李一飛
著

楊億年譜

宋真宗嘗謂王旦：「億詞學無比，後學多所法則，如劉筠、宋綬、晏殊而下，比比相繼，文章有貞元、元和風格，自億始也。」

——《名臣碑傳琬琰集》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正史新卷一

宋 楊億 撰

詩一 卷九

奉和御製社日詩

仙掌凌空直澄秋犬田多稼似雲浮
天邊霽景芙蓉闕
江上殘芳杜若洲東觀左儒宣宴樂南
荆道俗重嬉遊
宸章忽降盛瞻觀疑見神龜負九
珣

奉和御製重陽五七言詩

楊億年譜



宸居端陽正閣開正來恩賜傳觴歡
氣豐稔先成功晚

煙籠菊蕊帶露曉明紅重九金盞會
歡娛慶同

又存華會正樂應高秋看雁拾御陽
黃散新見秋清霽

鵲鳩先驚散來芳即值秋高真
報秋年逢大有兆珠祥

宸心悅豫新唱建漢垂文示八方

奉和聖製南郊禮畢五言六韻詩

香案就陽位經壇達高會
祥地朝飢陳殷更鼓角靜天

李一飛 著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楊億年譜 / 李一飛著. —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
2002. 8
ISBN 7—5325—3225—9

I. 楊... II. 李... III. 楊億(974 ~ 1020) — 年譜
IV. K825.6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2)第 053326 號

楊 億 年 譜

李一飛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、發行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古籍印刷廠印刷

開本 850×1156 1/32 印張 8.125 插頁 4 字數 176,000

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—5325—3225—9

K·409 定價: 18.00 元

如有質量問題,請與承印廠聯繫。T:64063949

前言

楊億作為宋初文臣和文學家，生前有名於時，身後常為人論道。以楊億為中堅的西崑派，是北宋諸文學集團中最早、影響也較大的一個。而且，他的創作，非西崑一派所能包；他的成就，非西崑一體所能限。楊億在文學史上的地位，是應該受到關注的。

楊億，字大年，建州浦城（今屬福建省）人。生於宋太祖開寶七年（974）。少聰穎，年十一以神童召試，授秘書省正字，改奉禮郎，光祿寺丞，直集賢院，遷著作佐郎、左正言。咸平元年，出知處州，三年，召拜左司諫，翌年，擢知制誥。景德元年，知通進、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，三年，入為翰林學士。大中祥符初，加兵部員外郎、戶部郎中。遇讒，屬疾。六年，往陽翟視母病，不待報而去官，就授太常少卿、分司西京；以預修《冊府元龜》上，進秩秘書監。逾年，起知汝州。代還，知禮儀院，判秘閣、太常寺。天禧二年，拜工部侍郎，三年，權同知貢舉，坐考較差謬，降授秘書監，起復工部侍郎。四年（1020），復為翰林學士。以受宰相寇準密令草表請太子監國，事泄受累，十二月卒。

在楊億生活的四十七年中，北宋政權處於相對穩定時期。太平興國四、五年，南唐、北漢相繼降平，七十餘年分裂局面重歸統一；景德元年與遼簽訂“澶淵之盟”，以屈辱條件換得暫時和平。太祖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，太宗、真宗以下，相承尚文，“上之為人君者，無不典學；下之為人臣者，自宰相以至令錄，無

不擢科，海內文士彬彬輩出焉”（《宋史·文苑傳序》）。在朝廷重文的背景下，楊億得以文進。十一歲即受太宗賞異，授官，五命而至左正言。二十八歲，便以“望實素著”，破例不經考試而擢知制誥；三十三歲召入翰林爲學士，登瀛洲玉堂之清近，士林中亦不多見。然億既始以文得名，又終以文得罪。大中祥符初，朝廷議封禪，億以爲不如愛民息用爲本，故草詔有“不求神仙，不爲奢侈”語，真宗以爲責己，乃作修改；繼以唱和《宣曲》詩，詞涉譏刺，受到真宗“詞臣，學者宗師也，安可不戒其流宕”的警告；五年，下議冊劉德妃爲后，帝欲得億草制，億難之，置丁謂“大年勉爲此，不憂不富貴”的許諾和誘勸於不顧；又有譏於帝前者，謂億嘗嘗議真宗之文爲臣下代作，使真宗大爲不滿，一再當楊億面辯解；億爲避禍，以視母疾去朝。及天禧四年，又以助宰相寇準草表請太子監國，事泄受責，以至憂懼而卒。故歐陽修敘其畏禍出奔事前後云：“楊文公以文章擅天下，然性特剛勁寡合，有惡之者以事譖之。……真宗好文，初待大年，眷顧無比，晚年恩禮漸衰，亦由此也。”（《歸田錄》卷一）楊億自己也曾發出“只羨泥塗曳尾，翻嫌霧雨豹成章”（《偶作》）的感憤。

楊億卒後十五年，仁宗景祐元年，追贈億禮部尚書，賜諡曰“文”。詔稱億有“君子之大方”，“性蹈誠明，文涵經緯。固以爲清廟之圭璧，儒林之蓍龜”（《宋大詔令集·贈楊億官賜諡詔》），可謂蓋棺論定。對於楊億以命世之才，其位不充，後人也多予以同情和肯定。范仲淹贊曰：“嗚呼楊公，兩朝清風。盛乎斯文，直哉其躬。端者我遊，邪者我仇。霖雨不作，日月其流。仰止遺真，雍雍哲人。吾不知乎爲之仙，爲之神。”（《楊文公寫真贊》）蘇頌稱“文公名節冠當世，沒世清風更凜然”（《讀楊文公集》），蘇軾稱其爲“忠清鯁亮之士”（《議學校貢舉狀》）。

楊億作爲朝臣，其功過，至此已有定論。然對楊億文學成就

與得失，千年來議論紛紛，迄無定論。張方平稱其詩“典純追古昔，雅正合《周南》。溫粹瓊瑤潤，滋醲稼穡甘。微中緘海蚌，巧處吐春蠶。璀璨龍宮出，精深虎穴探”（《題楊大年集後》）；李觀稱其文“迅急湍悍，浩蕩汪洋”（《上楊屯田書》）；黃庭堅將其與王禹偁並稱，謂“元之如砥柱，大年若霜鶚。王楊立本朝，與世作郭郭。觀公有膽氣，自可繼前作。丈夫存遠大，胸次要落落”（《次韻楊明叔兄錢十首》）。貶之者更有人在，石介直斥“今楊億窮妍極態，綴風月，弄花草，淫巧侈麗，浮華纂組，剗鏤聖人之經，破碎聖人之言，離析聖人之意，蠹傷聖人之道”（《怪說》中），“唱淫辭哇聲，變天下正音四十年，眩迷盲惑，天下瞶瞶晦晦，不聞有雅聲”（《與君貺學士書》），惠洪謂是“文章一厄”（《冷齋夜話》），劉攽有“捋扯”李商隱之譏（《中山詩話》）。然究貶議之實，無不是從個人愛惡出發，偏執一端，而不顧其餘。如陳從易、陸游以杜詩作標尺，以為西崑詩雖字字有出處，但不能追配少陵（歐陽修《六一詩話》；陸游《老學庵筆記》卷七）；劉克莊論詩主意語渾成，而批評楊、劉諸人“對偶字面雖工，而佳句可錄者殊少”（《後村詩話·前集》卷二）；張表臣以含蓄天成為標準，而指摘楊大年西崑體“非不佳也，而弄斤操斧太甚”（《珊瑚鉤詩話》卷一）；至於石介的偏執武斷就更明顯了。要正確地認識一個作家，必須視其全人和全部作品，顧及他所處的歷史背景，纔有可能對其作出全面、公正的評價。這本是文學批評中常識性的道理，然而，一些論者對楊億及西崑體的評論，似乎沒有顧及這點。於是，片面、主觀也就不可避免了。

平心而論，《西崑酬唱集》中的楊億詩是有得有失、而且是得過於失的。詠史如《始皇》“儒坑未冷驪山火，三月青煙繞翠岑”，揭示秦始皇施行暴政而自取滅亡；《漢武》“蓬萊銀闕浪漫漫，弱水回風欲到難”，譏諷漢武帝晚年迷信長生而承露求仙的荒唐；

《南朝》、《明皇》指斥南朝君王和唐玄宗相繼因荒淫失政而致亡招禍，都有明顯的以史爲鑑意，暗寓着對真宗迷寵女色、詭造天書、祈祀封禪的規諷。述懷如《禁中庭樹》“歲寒徒自許，蜀柳笑孤貞”，《竹筴柳》“未聞凌霄秀，唯解刺天長”，《偶作》“只羨泥塗龜曳尾，翻嫌霧雨豹成章”，托物言志，一正一反，況已不肯苟且媚世之孤直堅貞。感事如《公子》中紈綺公子的肆意招搖放蕩，《舊將》裏昔日叱咤風雲的將軍晚年投閑置散，兩相對照，不難看出對不合理的社會現象的不平。詠物如《鶴》“終年已結雲羅恨，忍送西樓曉月低”，《直夜》“欹枕便成魚鳥夢，豈知名路有機心”，《偶懷》“燕重銜泥遠，鴻驚避弋高。平生林壑志，誤佩呂虔刀”，《因人話建溪舊居》“終年已結南枝戀，更羨高鴻避弋飛”，托物寓意，則是一再遭奸邪排詆後憂讒畏譏、欲歸避禍心理的抒發。這些詩立意深警，造境淒怨，情景相生，真實地呈現出正直士大夫憂切國事的衷曲和彷徨失路的悲哀，有着很強的思想震撼力和藝術感染力。幾首《無題》詩和《宣曲》、《赤日》、《前檻》、《此夕》等以首句前二字作標題之類實際的無題詩，學習李商隱，雖比不上李詩寄託的深切，然也不乏以男女愛情比喻君臣遇合，諷諭貪戀感官享受的用意，一概以“浮艷”視之，責之爲“淫巧侈麗”、“淫辭哇聲”，是很不恰當的。

西昆詩中，有的堆砌典故，語句華麗，旨意僻澀；從總體看，傾向於雕琢，風格雅麗。但雅麗作爲一體，詩苑裏也不可缺少；何況還有如《七夕》“清淺銀河暝靄收，漢宮還起曝衣樓。共瞻月樹憐飛鵲，誰泛星槎見飲牛。弄杼暫應停素手，穿針空待睨明眸。匆匆一夕填橋苦，不似人間有造舟”這樣詠古而不泥古、用典而不覺隱僻、語淺而意深之作；也有《夕陽》“夕籟起汀葭，秋空送目賒。綠蕪平度鳥，紅樹遠連霞。水闊迷歸棹，風清咽迴笳。高樓未成下，天際玉鉤斜”這樣只寫眼前景、全不用典之作。前

者蘊含的傷離惜別、追求幸福美滿、熱愛人生的人情美，後者再現景物澄鮮清遠的自然美，都能使讀者精神得到愉悅，感情得到升華。一些反映唱酬者之間生活、交往的詩，“茗粥露芽銷晝夢，柘漿雲液浣朝醒”（《休沐端居有懷希聖少卿學士》）的生活雅趣，“昨夜西樓涼月滿，清談偏憶庾元規”（《初秋屬疾》）的真情懷憶，“郡齋懸榻流塵滿，七見東風落楚梅”（《與客啓明》）的愁離喜聚，無不散發出濃烈的人情味。

況且，楊億的文學成就，並不能用西崑體詩概括盡。從《全宋詩》、《全宋文》收錄的楊億作品看，詩 493 首，出於《西崑酬唱集》的僅 75 首；文 325 篇中，僅《西崑酬唱集序》與之直接有關。雖然其他作品也以應酬性為多，從中仍可見出西崑體雕章麗句、破碎隱僻的缺失，但也有許多既得西崑組織工致、鍛煉新警之長，又能補救西崑之失的作品。如咸平、景德中先後作《聞北師克捷喜而成詠》、《奉和御製契丹出境將議回鑾五言六韻詩》，熱情謳歌用戰鬪勝利換取“薊北胡沙靜，河南露駝馳”、“偃革邊關靜，迴鑾海縣康”的和平安寧，表現出對國事的關切。出知處州所作《己亥年十月十七大雪》、《中春喜雨》、《春郊即事》、《歲暮有懷》等詩，在鮮明的景物描寫中抒寫其對“謳謠耕父喜，滲漉稻畦滋”、“求瘼曾無術，投虛豈有聲”的喜和憂；《獄多重囚》在追懷有善政惠愛的昔賢時，發出“懷賢不能繼，多辟豈由民”的感慨，見出詩人作為地方官的責任心，思想光彩照人。及奉召歸闕途中作《旅中重陽有懷鄉國》、《重陽日憶遠》、《代答》，將旅人思鄉與設想家人思己結合起來，抒發羈懷旅愁，由於即事而發，情與境會，顯得格外厚重。如果說，西崑詩的創作限於宮廷臺閣的狹小圈子，多從“研味前作，挹其芳潤”得來，而顯得貧乏的話，那麼，上面這些得之於廣闊社會生活的作品，多少彌補了西崑詩的不足。而且，即使產生於西崑詩同樣環境下，也間有情趣相異之

作，試看兩首小詩：

芝泥初熟詔書成，紅藥翻階晝景清。屋尾生煙官漏永，
時聞幽鳥自呼名。（《內當》）

征夫萬里戍交河，塞外蕭條朔氣多。古壁暗蛩催夜織，
朝來一葉下庭柯。（《閨思》）

二首均見《武夷新集》卷四，時作者知制誥。內殿當直，揮弄翰墨，生活是封閉而單調的，然有不時傳來的幽鳥啼喚聲作點綴，勞中有逸，封閉得到放開，讓詩人領略到超越形體的愉悅；而清晨起來見那庭樹一片落葉，覺出已是閨中人爲征夫趕做寒衣的季節，引發關懷遠邊的詩興：只是寫景敘事，不着痕跡，言淺近而意味深長，頗得盛唐旨趣。後人只注意到楊億詩學李商隱華麗的一面，從這二首及《早秋》“楚客悲秋至”、《弟伋歸寧》“一夕西風木葉飛”、《晏殊奉禮歸寧》“垂髫婉變便能文”、《白蓮》“昨夜三更裏”等近體律絕看，只要詩人願意，他是完全可以寫出內容和形式結合得更加完美的作品的。

論者一般以楊億爲代表的西崑體，既與宋初學白居易的白體，學賈島、姚合的晚唐體分而爲三，各不相涉，又以爲其後梅堯臣、歐陽修主持詩壇，皆從反對西崑派開始。其實，西崑詩與白體、晚唐體詩有異也有同，西崑體代表詩人楊億與白體、晚唐體諸人也有交往，門人黃鑑纂錄成的《楊文公談苑》記楊億平日言談所及的近世 54 位詩人，從文臣徐鉉、梁周翰、鄭文寶、王禹偁、錢易，到布衣林逋、周啓明，釋子惠崇、希晝等三體作者，無不讚不絕口。與王禹偁交情尤深。億淳化中歸里迎親侍養，咸平初出知處州，禹偁均有詩贈送，稱億“才名官職過歐陽（指與楊億同里的唐代作家歐陽詹）”、“筆削留惇史”；及王禹偁卒，億作歌五

首挽之，對其“命書批鳳尾，諫疏逆龍鱗”的品格，“晚歲尚爲郎”、“流落成三黜”的遭遇，予以由衷稱讚和深刻同情，對其“爲文足感傷”、“楚客《離騷》怨”的文學造詣予以高度評價，在宋初文壇上記下了值得一書的一筆。他稱慕“樂天詩句遠播于雞林”的聲名成就，詩有“學白體”之作，“題詩白侍郎”之句；詩學觀也有追求“心將化馳，意與境會”、“恬愉優柔，吟詠情性”（《雲堂集序》）的一面，並非一味雕章琢句，追求形式。這樣說，並無意於要勉強將楊億擠入白體或晚唐體之列，只是爲了說明楊億的文學成就非西崑一體所能包限。

宋初詩壇，甚爲寂寥，詩人徐鉉、楊徽之、李昉、鄭文寶等都由後周或南唐入宋，其詩深受唐末五代鄭谷、張喬一派影響，輕清細微，語澀旨近（俞文豹《吹劍三錄》）。王禹偁注意學習白居易和杜甫，對唐末五代詩風有所突破，稍後西崑體把追摹對象擴大到晚唐李商隱等人，把創作題材擴大到懷古、詠史、感事抒懷和臺閣臣僚之間的唱和酬贈，爲其後歐陽修、王安石、蘇軾的繼續拓展創新開闢道路。故真宗與宰臣王旦閱覽楊億報告汝州秋稼甚盛的奏章後，稱“億之詞筆冠映當世，後學皆慕之”。“劉筠、宋綬、晏殊輩相繼爲文，有貞元、元和風格者，自億始也”（李燾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八六）。楊億等人的歷史功績是當時就已有公論的。

收入《武夷新集》的四六和古文，也有一些可讀的篇章。景德初《求解職領郡表》、《再乞解職表》，前者陳情委備，後者情辭迫切，全是一片摯情流露；《送倚序》、《殤子述》敘寫家庭變故、個人經歷、手足情誼和喪子之痛中，交織着前半生的憂與喜，讀之催人淚下；《武夷新集自序》、《西崑酬唱集序》、《溫州聶從事雲堂集序》、《溫州聶從事永嘉集序》在記敘創作、成集過程中，注入作者的文學見解，皆簡潔明達而委婉盡意；《致政李殿丞豫章東湖

所居涵虛閣記》、《建安郡齋三亭記》融敘事、寫景、議論於一體，前者更有濃重的抒情成份，並時作者陳恕以爲“信一代之雄文”。

對楊億詩的評價，從古及今，可以說經歷了一個回環往復的過程。“先朝楊、劉，風彩聳動天下，至今使人傾想。”《後村詩話》引歐陽修的這幾句話，道出西崑體風行當時的盛況；歐陽修本人對西崑體，是肯定楊、劉、錢之“雄文博學，筆力有餘，無施而不可”，而否定後學者之“語僻難曉”（《六一詩話》）的。接着是石介站在儒學復古的立場，對楊億及西崑體肆意咒罵，全面否定。其後或褒或貶，似無完全附和石介而多有以歐說爲是的。但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，是歐說者又往往斷章取義把歐視作反對西崑體的發難者（《後村詩話·前集》卷二）。清人吳喬、王夫之、葉燮、王士禛、沈德潛、賀裳、袁枚等較多地注意到西崑體的長處，不僅不滿石介的偏妄，有的還矯枉過正地進而批評歐、梅，以爲“宋詩壞始景祐、寶元”（賀裳《載酒園詩話》）。建國以來，對西崑體的研究逐漸受到重視，專著、論文時有所見，觀點也逐漸持平。這只要比較先後出版的幾種文學史就可見一斑。然以西崑詩代表楊億，將西崑體與白體和歐、梅詩體對立起來的情況仍然存在，說明這一研究還有待進一步開拓和加深。

關於楊億年譜的編纂工作，前人做得不多。今天能見到的，有鄭再時先生三十年代完成的《西崑酬唱集箋注》中《西崑唱和詩人年譜》，齊魯書社 1986 年據作者手抄本影印。此譜重在依年編排西崑詩人行事，主要依據《宋史》諸傳編錄，其中楊億事稍詳，也僅參照了部分筆記，開創之功不可沒，但畢竟只是草創。新近之作，有施隆民先生的《楊億年譜》，1971 年臺灣大學油印本，遺憾的是未得一見；曾棗莊先生的《〈西崑酬唱集〉詩人年譜簡編》（《宋代文化研究》第 3 輯）較鄭譜有所拓展，還訂正鄭譜

一些疏誤，但由於是合十數人爲一譜，故於楊億事亦僅存輪廓。本譜編纂，在汲取先輩時賢成果的基礎上，注意盡可能廣泛搜羅，慎加考辨；然由於學力淺陋，識見不廣，疏失之處在所難免，企望專家、讀者不吝指教。

李一飛

2001年10月24日於湘潭師範學院

凡 例

- 一、本譜記述楊億生平、事蹟、交遊、文學創作與活動，旁及西崑諸人行事、唱和情況。稍詳于文學方面。
- 二、本譜除《卷首》外，分爲五卷。卷首考訂譜主家世，卷一至卷五記述譜主一生。其中卷一記述至道以前事，其他四卷依次記述咸平、景德、大中祥符、天禧間事。後附錄譜主傳記資料。
- 三、本譜於每年之下，列譜文條目若干；每條譜文下，列舉史料依據；必要時加按語進行辨證或敘說。末舉本年政壇、文壇大事。
- 四、本譜徵引史料，及於史籍、譜傳、筆記、小說、詩話、地志、金石、書目、佛道藏，而以譜主本人詩文作品和宋人別集中的有關史料爲主要依據。史料間有個別明顯誤字，必要時予以校正，校正字隨注於誤字後括號之內。
- 五、所引史料，第一次用全稱，以後凡引用頻率高、史料名稱字繁者，酌擬簡稱。如《武夷新集》簡稱《新集》，《西崑酬唱集》一般簡稱《西崑集》，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簡稱《長編》，《宋會要輯稿》簡稱《會要》，《續資治通鑑》簡稱《續通鑑》，鄭再時《西崑酬唱集箋注》簡稱《鄭注》，王仲舉《西崑酬唱集注》簡稱《王注》等等。雖名稱字繁但引用次數不多者，仍用全稱。

目 錄

前言	1
凡例	1
卷首	1
卷一	11
宋太祖開寶七年(974)至宋太宗至道三年(997)	
卷二	38
宋真宗咸平元年(998)至咸平六年(1003)	
卷三	113
景德元年(1004)至景德四年(1007)	
卷四	160
大中祥符元年(1008)至大中祥符九年(1016)	
卷五	203
天禧元年(1017)至天禧四年(1020)	
附錄	226
引用書目	235

卷首

楊億，字大年。封號略子，卒諡文。

王偁《東都事略》卷四七《楊億傳》：“楊億字大年。”《名臣碑傳琬琰集》、《宋史》、《浦城縣志》本傳同。

楊億《武夷新集自序》自署“號略子開國子”，《西崑酬唱集》卷下錢惟演《燈夕寄內翰號略公》為寄楊億作，稱號略公。億祖籍華陰弘農，故以舊籍為封。王存《元豐九域志》卷三：陝西路“號州，唐弘農郡，皇朝建隆元年改常農，至道三年改弘農，尋改號郡，治號略縣。”

李燾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一一四：景祐元年四月，“甲午，贈故翰林學士、禮（工）部侍郎、知制誥楊億為禮部尚書，賜諡曰文。”

建州浦城人。祖籍華陰，輾轉遷至福建。

《宋史》卷三〇五本傳：“建州浦城人。”《武夷新集》卷八《故信州玉山令府君神道表》：“府君諱文逸，字慕賢，華陰弘農人也。昔周之伯僑，始啓封邑，胙土命氏，實曰楊侯。瓜瓞蟬聯，大昌其緒。在西漢時，重侯累相；施及魏晉，世為公卿。永嘉之亂，播遷江表，始占籍於上饒郡，因為郡人焉。安土重遷，凡十餘世。唐上元中，劉展稱亂，吳會弗寧，府君之六代祖，始挈其族人，避地於建安之吳興。斬木誅茅，築室治產，以財力雄於州里，以義方訓於子孫。”同書卷一一《故翰林侍讀學士贈兵部尚書楊公行狀》

爲從祖徽之而作，稱“建州浦城縣乾封鄉長樂里楊徽之。……公之六代祖遂舉族避地於建安之吳興”。卷七《送倚序》：“我之先，繇永嘉之難，避地江外，占數於上饒。及劉展之寇，又遷於閩粵，治產殖貨，以財雄於建安。”

王存《元豐九域志》卷九：建州建安郡，“縣六：建安、建陽、浦城、崇安、關隸、松溪。”李吉甫《元和郡縣圖志》卷二九：江南道建州浦城縣，“本漢興縣，吳永安三年改爲吳興。隋平陳，省入建安，武德四年又省，載初元年復置，改曰唐興。天授二年爲武寧，神龍元年復爲唐興，天寶元年改爲浦城。”王象之《輿地紀勝》卷一二九福建路建寧府，“浦城縣，在府東北三百三十里。皇朝郡縣志云：本漢東侯官之北鄉也。沈約《宋志》云：漢末立漢興縣，吳永安三年更名吳興，晉、宋、齊因之。故晉、宋、齊三志並有吳興縣。江淹嘗爲吳興令。《元和郡縣圖志》云：隋平陳，省入建安，故《隋志》建安郡下無吳興縣。《唐志》云：本吳興，武德四年更名唐興，天寶元年改爲浦城，以城臨浦，故曰浦城。”億集中多稱“建安之吳興”，係沿舊稱。光緒續修《浦城縣志》卷一《建置沿革》：“浦城肇封東漢，至唐天寶始易今名。……宋開寶八年仍改建州，太平興國三年隸兩浙西南路，雍熙二年改隸福建路，端拱元年改建州爲建寧軍。至道二年，析建安之沙溪、興唐，並浦城之上原、三里益松溪縣。”

《新集》卷六《建安郡齋三亭記》：“建安大邦，保界閩、粵，綿地八百里，生齒十萬室。賦興雜錯，民俗豪舉。……某占數樂郊，名參戶版。”按：祝穆《方輿勝覽》卷九引作“生齒三萬家”，近是。《楊文公談苑》一八三《建州多佛刹》：“公言：吾鄉建州，山水奇秀。梁江淹爲建安令，以爲碧水丹山，靈木珍草，皆平生所至愛，不覺行路之遠，即吾邑也。而岩谷幽勝，土人多創佛刹，落落相望。……今所管六縣，而建安佛寺三百五十一，建陽二百五十七，

浦城一百七十八，崇安八十五，松溪四十一，關隸五十二，僅千區，而杜牧江南絕句云：‘南朝四百八十寺。’六朝帝州之地，何足爲多也。”《西崑酬唱集》卷下楊億《因人話建溪舊居》：“聽話吾廬憶翠微，石層懸瀑濺岩扉。風和林籟披襟久，月射溪光擊汰歸。”《全宋詩》卷三四一三許月卿《送周徽州赴建州》：“作牧文公父母州，考亭今又借邦侯。來莫建山同仰止，去思歛水共長流。貢茗莫淹千里守，和羹須是百花頭。暇日摩挲廳壁記，昔梁叔子後身周。”文公，楊億；廳壁記，當指億所撰《建州郡齋三亭記》等舊文。遠祖伯僑，周封於楊氏，遂以爲姓。其後徙居華陰。

《故信州玉山令府君神道表》：“玉山府君，……華陰弘農人也。昔周之伯僑，始啓封邑，胙土命氏，實曰楊侯。瓜瓞蟬聯，大昌其緒。在西漢時，重侯累相；施及魏晉，世爲公卿。”《新唐書》卷七一下《宰相世系表一下》：“楊氏出自姬姓，周宣王子尚父封爲楊侯。一云晉武公子伯僑生文，文生突，羊舌大夫也。又云晉之公族食邑於羊舌，凡三縣：一曰銅鞮，二曰楊氏，三曰平陽。突生職，職五子：赤、肸、鮒、虎、季夙。赤字伯華，爲銅鞮大夫，生子容。肸字叔向，亦曰叔譽。鮒字叔魚。虎字叔羆，號‘羊舌四族’。叔向，晉太傅，食采楊氏，其地平陽楊氏縣是也。叔向生伯石，字食我，以邑爲氏，號曰楊石，黨於祁盈，盈得罪於晉，並滅楊舌氏，叔向子孫逃於華山仙谷，遂居華陰。”《元和郡縣圖志》卷二：關內道華州“華陰縣，本魏之陰晉邑，秦惠文王時，魏人犀首納之於秦，秦改曰寧秦。漢高帝八年，更名華陰，屬弘農郡。”五世祖式，隱居未仕。高祖郃，唐季爲義軍指揮使。曾祖弼，義軍討擊副使。

《故信州玉山令府君神道表》：“府君諱文逸，……曾王父式，蹈德詠仁，隱居求志。王父郃，屬唐季俶擾，干戈日尋，奕世聚居，群從百口，非用武斷，不能亢宗。於是募鄉民之拳勇者數百